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十三回 證姻緣仙母救宋將 依善果番主勸英雄

詩曰：烈士英雄只有君，豈容投降作番臣。
捐軀赴難成全節，喜得仙師到解分。

再說仙母到來，狄元帥、五將都看見他是道姑打扮，也聞吩咐脫倫之言。眾將聽了，不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元帥，我們只道緩一刻就做刀頭之鬼，如今看起來殺不成了。只因元帥與八寶公主有宿世良緣之份，倒要在單單國來做駙馬了。」元帥喝道：「休得胡說，死了為妙。」廷貴聽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元帥你為人好無見識，豈不聞在生一日，勝死千年。在單單國招了駙馬，總是我們眾人天天要吃喜酒了。元帥好不快活也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！」元帥聽了，大罵：「好狗才！說什麼鬼話！此事是你之過，害了本帥，還敢再言！」焦廷貴不敢再說。

狄元帥想道：「本帥只道這番婆學得旁門法術，原來他乃廬山聖母的徒弟，所以有這樣神通。倚著仙傳法寶，拿捉將士，如同反掌。本帥只道我的師父神通廣大，豈知廬山聖母法力更是高強。拿了本帥，我師父罪之無及。若還不是聖母到來，此時眾人已分為兩段。如今諒情六人性命無妨，慮只慮要本帥成親，如何是好？」

不題狄元帥有慮，且說聖母來到外朝門，門官一見，喝道：「你這道姑，那裡來的？這是什麼所在，你好沒分曉也！」聖母說：「貧道乃廬山聖母，公主娘娘之師，有事而來，快去報知狼主。」門官一聞此言，連忙入報狼主得知。狼主想道：「女兒師父有何事情，離卻仙宮來到孤國？」即忙降旨，眾文武出迎。停一會，聖母已到銀鑾殿，正要稽首，狼主一見，下殿還禮，請聖母坐下，有小番獻上淨茗。狼主開言說道：「不知仙母到來，有何見教？須當指示明白。」聖母說：「狼主，貧道到來，非為別事，只因宋將狄青奉旨征西，走差路途，此乃平常之事。佔關斬將，是他差處，我徒弟拿他不為過。但這狄青，一來乃是宋朝保國之臣，二來與公主夙有姻緣之分，目下正是完敘之期。故此貧道特地前來說明白，祈狼主須聽貧道之言，把公主娘娘配與狄青，好接承後代，兩國永不動刀兵，單單從此亦永康矣。」狼主聽罷大悅，微笑道：「承蒙仙母到來指示說明，方知因由，險些誤殺小將。」既忙降旨：「著小番往西郊赦了六員大將，來見孤家。」小番領旨，飛奔出朝去了。此時聖母也要辭別，回歸仙府。狼主相留，說到：「待孤家宣女兒上殿陪侍，以盡師徒之情。」聖母說：「狼主，無別的話敘談，不消勞動公主了。」說完，抽身拜辭，出朝門而去，把拂塵一展，駕上雲頭。君臣頻步相送。聖母回歸仙洞，將言復達王禪老祖師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番王放赦了狄青六人，原在朝外，番王獨宣狄青上銀鑾殿。狼主一見，說聲：「狄青哎，今日本該把你斬首，只因公主的師父到來，說你與公主有宿世良緣，所以赦你轉來，說個明白。你不必推辭，在吾邦作個駙馬，豈不貴似玉葉金枝？」狄元帥聽了，說聲：「狼主，君臣之義，狄青略知三分。臣身為天朝將士，奉旨征西，身受王命，雖有廬山聖母之言，豈可忘公而先為私事乎？狼主，此事決然難依。」番王聽了，哈哈冷笑，說：「好一個硬性之人！難道你生長中原不讀詩書？一些時務不識，不達權變。在我邦貴為駙馬，豈不勝身死在外邦？真乃匹夫也！」狄元帥說：「狼主你自己不知君臣之義，反怪我不識時務，不達權變。休得輕見於我，我狄青一點丹心報國，何人希罕你外邦玉葉金枝之貴？卻不知道我何等之貴！南清宮狄太后是我娘娘，我乃當今萬歲御表親，比你這裡下國榮華，如泥如土，只好自談自贊。待我征服得西遼，完了公事，還朝復旨，奏知聖上，免你入貢三年，可能做得來。若要在你邦為駙馬稱臣，除是紅日出西，鐵花開放。」番王聽罷，說：「狄青，你征西還國之念休想！活也活在我國，死也死在我國，仙母之言，豈得違誤！你征西還國，孤家決然難容。」狄元帥聽了，說：「狼主，你要我投順成親，不如依然斬了我狄青，以全臣節，免得遺臭萬年，感恩不淺了。」

此時番王聽了仙母之言，要招贅這狄青，奈他心如鐵石，執意不從，甘心待死。這番王苦勸他不依，又罷不得的。忽在班中閃出一位大臣丞相，名喚達垣，啟奏：「待臣同歸府內，從緩而言，勸他從順便了。」番王聞奏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憑卿家勸從他，孤家所深願。」眾臣退班。達垣太師帶回六位英雄，請往行內，整頓衣冠，以禮恭迎進府，一同坐下。眾弟兄五人，問著元帥：「番王放了我們，有何言語？」元帥把他要招親之由一一說知。張忠聽了，說：「元帥，外國招親，原非禮也。但是仙母前來吩咐，料必是姻緣所定。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不如權且應允了，然後再作道理，如何？」元帥說：「張賢弟，你說那裡話來？國度走差，應該有罪，正中龐洪陷害機謀。若平服得西遼，還可將功抵罪，如若成了親，在此為臣，萬年遺臭。」張忠不敢再言，五人也不做聲。有達垣宰相重重解勸，元帥全然不允。此時天色將晚，達垣吩咐擺上酒筵相待。英雄六人是夜在相府住宿，慢表。

且言狼主還至賢德宮，番后母女俯伏迎接。狼主坐下，番后娘娘說聲：「狼主，女兒拿來南朝六將，未知如何發落？」狼主說：「御妻有所不知，女兒曾對孤家說過，不可傷害了狄青六人，所以孤家勸他投降為臣。豈知這狄青鐵石心腸，執意不允投降我邦。」番后說：「若此，如何處決？」狼主說：「孤家勸他不從，正在沒主意時，有兵部脫倫奏說：狄青奉旨提兵，征伐西遼，走差國度，是個無能之輩，要他投降何用？所以將他斬首。」狼主說話未完，公主好不著急，忙說：「父王不知可曾將他斬首否？」狼主說：「脫倫這句話，孤家若然不依，猶恐滿朝文武不服，所以將他六人押至西郊去了。」公主聽了，一發著急起來，滿身猶如烈火焚炙一般，坐立不安，說：「父王哎，並不是女兒護庇南朝將士，只因他赫赫威儀，英雄無敵。前者大破西遼，外邦遠國，誰人不知，豈非大宋棟樑之將？我邦將士，沒誰及得這等英雄。六人降順我邦，何為不美？父王為何定要將他斬首？女兒之言不准，外臣之言卻依，可惜六位英雄了。」這公主是個智人，若單說狄青，猶恐父王起疑，故把六人統說。番王焉能醒悟其意，說聲：「女兒哎，並非你言不是，依了臣言。只為他不肯投降，甘心待死，叫為父也沒奈何。」公主說：「父王，只恐大宋知道了，中原上國，豈少英雄猛將，興兵前來征伐，如何是好？結怨已成仇敵，我國干戈永無寧息。」狼主聽罷，搖首道：「女兒你不必心煩。幸得六人尚未開刀，虧得你師父聖母到來，說你與狄青有宿世姻緣之分，勸為父饒了六人，招贅狄青為婿。仙母之言，豈可違逆？所以六人還在。」那公主聽父王說要招贅狄青之言，無限羞愧，粉臉泛出桃花來，低頭不語。狼主正要開言，番后說：「狼主，妾想仙母之言，諒非虛謬。但不知狼主意下如何？」番王聽了，微微笑說道：「仙母指示，怎能不依？姻緣乃前生所定，願把女兒與狄青配偶。」番后說：「狼主，你須如此，狄青不肯如何？」番王說道：「他執意不從。孤家苦勸他多少，只是不依。今交與丞相達垣勸解去了。」番后說：「狼主，到底狄青生得人品如何？」番王哈哈發笑說：「御妻，這狄青生來人材出眾，半度魁雄，岩岩氣概，磊磊丈夫，慷慨宜人，不似我邦單單國中的人，我邦誰人及得這員南邦小將？如若與女兒配合，卻是佳偶相當。」番后說道：「狼主，但狄青必不允從，如之奈何？」番王說：「如若不是姻緣，難以勉強。古言姻緣該配合，琴瑟可調和。」番后聽了，微微含笑。獨有公主面慚不語。是夜天色已晚，敘談一會，敘後辭別父王母后，回到自己宮中。公主聞知父王允婚，這狄青卻自願推卻聯婚，心中悶悶不樂，怨著狄青。正是：

人情難比鴛鴦義，物證渾如並蒂蓮。